

戲子無義

今年九月一日，大清早，我匆匆忙忙提著公事包趕著上學，參加一年一度，隆重非常的開學典禮。沒想到，路上竟然遇見了基督先生（據說祂是所有教會學校的創辦者和監管者），只見祂一臉茫然，不知何去地在街角徘徊。

「喂，基督先生！」我給祂打了個招呼，「開學禮快開始啦，你是上賓，怎麼還呆在這裡？」

「……」祂只露出窘迫無奈的神色。

「呀！我知道了！」我自作聰明起來，「全香港教會學校數以百計，你大抵因一時分身不暇，以致不知所措吧？」

「你有……有所不知……」祂吞吞吐吐地說。

我看看腕表，著實也有點不耐煩，便急忙向祂打完場道：「噢，算了！在學校見吧。」我微微揮手，轉身便跑到對面的公車站去，心想，基督大概是全知全能的，用不著我替祂操這個心。

*

*

*

學校禮堂內氣氛肅穆非常。舞台上，掛上了奪目的紅白藍三色橫布額，台下則擺滿了七彩繽紛的，由各方賢達送來的誌慶花籃。學生都穿上一色整齊的校服，靜待著那莊嚴的開學典禮的開始。

八時三十分，鈴聲響起，我才忽然想起剛才遇見的基督還沒有到場。我站了起來，四周張望了一下，卻不見祂的蹤影。「大概是跟校長、嘉賓們在一起吧！」我心想。

「奉主的名，我們開始今年的開學典禮！」司儀透過廣播系統，鄭重地宣告。

「奉主的名？」我不明所以地不安起來。

校監、校長、校董、嘉賓、主任魚貫進場，每一個都西裝筆挺，十分裝重。只是，還是看不見基督的身影……

*

*

*

「主啊！我們感謝你，因為……」司儀在領禱。「主還未到，我們到底感謝誰呢？」我不禁納罕起來。

「本校一向秉承基督教教育的宗旨，」校長先是一本正經地說，「除聖經科外，尚有各級團契、小組，週會、福音營、退修會等等，也一應俱全，務使同學們不單在德、智、體、群、美方面，得到均衡發展，更可以在靈育方面，得到悉心栽培。……蒙上帝賜福，我校學生會考成績日見進步，應屆會考，本校學生合格率達百分之……」校長在匯報上年的會考「佳績」，漸漸說得眉飛色舞，台下學生卻木無表情。

「貴校十年來本著有教無類的精神，多方作育英才，深得本區家長的敬重和信任。所謂“十年樹木，百年樹人”……」嘉賓在致辭，台下的學生，卻開始騷動起來。

「一學年又過去了，同學們，你們滿意自己過去一年裡的表現嗎？聖經說，“要愛惜光陰”，真的，光陰似箭，很快就一年過去了……」校監在訓勉，仍舊一貫地引經據典，也仍舊一貫地斷章取義。「但聖經又說，“要忘記背後，努力面前”，我勸各位同學，務必要努力學習，爭取佳績，見證上帝，榮歸基督……」校監仍舊一貫地滔滔不絕，台下學生的騷動，卻似已有蔓延的趨勢……

「見鬼！年年都是那一套，沒完沒了！」

「喂，一會兒去哪裡吃飯呢？」

「吃甚麼飯？打機去吧！」

學生始是竊竊私語，但聲浪卻越來越大，眼看快要到不可收拾的地步——

我忽然發覺，台上台下，都只是在各說各話，大家壓根兒就是在「做戲」——基督根本不在這裡，奉甚麼主的名？

「爲甚麼祂還未到呢？」我焦躁起來，「不會有意外吧？」我忽而又有不祥之感。

乘著其他人還在陶醉於各做各的戲之際，我溜出了禮堂。不料，就在禮堂門外，我看見基督，祂倒伏在階梯上面，披頭散髮，面無血色。

我急忙上前把祂扶起（我驚訝其他人好像看不見祂似的，沒一個上前幫忙），但見祂驀然提起右手，然後用顫動著的指頭，指著牆角上的那片奠基石，模模糊糊地說：「給……給我除……除掉它……」說罷，就垂下手來，斷氣了。我抬頭，只見那奠基石上赫然寫著：

基督是磐石

我抱著基督的屍體，滿腹疑團：「究竟是誰害死祂的呢？」回頭，卻見校長、嘉賓等人正紛紛步出禮堂。「原來戲已經做完了！」我鬆了一口氣。

校長必恭必敬，把嘉賓送上了一部停泊在禮堂旁邊的名貴房車，還輕輕地替他關上車門。「願主祝福你！」校長說得難以言喻的敬虔。

我禁不住由頭到腳打了一個寒顫，「原來，更難做的戲尚在後頭！」我終於也昏了過去……

*

*

*

爲了追緝元兇，或者至少要查明真相，我分別向校長、校監和主任，發出了類似的問題：「基督爲甚麼會死呢？準確點說，是祂爲甚麼會死在學校的禮堂門口呢？」

*

*

*

「荒謬！基督怎會死呢？」校長正言厲色說，「我在開學禮上不是已經說過，我們有聖經科、有團契、有週會嗎？這些都是基督與我們同在的明證。」

「但這並不表示……」

「還有，只花了短短七、八年時間，我校的收生質素，已由最初的第五組別升到現在的第三組別，這不是上帝的恩典，又是甚麼？再過兩年，我們必可以擠身第一組別之列，這樣，基督又怎會無緣無故地死了呢？」校長說得面紅耳熱，我卻想著佛教、回教也有他們的著名學校，難道哪是佛祖、真主的恩典麼？

「我不敢說當中沒有主的恩典，」我真不想掃他的興，但還是忍不住衝口而出，「但收第五組別的學生有甚麼不妥呢？基督自己不也是甘於做稅吏和罪人的朋友嗎？還有，祂不是說過有病的人才需要醫生的嗎？我真的不明白，為甚麼我們……」

「別胡說了！」校長用力拍了一下桌子，「我看你的信仰是有問題的。你是在宣揚“神死神學”嗎？我看你受尼采之流荼毒太深了。基督是自有永有的，祂怎麼會死呢？再說，倘若上帝已死，那麼一切罪行都會被容許了，哪還了得嗎？我看你應好好反省一下自己的信仰，我們這間是信仰純正的福音派學校，我勸你別再胡思亂想……」

我早該料到，這番求問必定會自討沒趣。

*

*

*

「年輕人，」校監顯出如舊一貫的溫柔謙讓，「從你的擔憂，看出你是個真正愛主，熱心信仰的人。」我著意地點了點頭。

「創校的頭幾年，我都親眼看見基督臨格在我們的各項典禮中，接受我們的感恩、讚美，也聆聽我們的禱告與代求。」校監感慨地說。

「是的！我相信本校在創校之初是很有理想的，基督也一直與我們同在。」

「只是這幾年，的確不多見祂的蹤影。」校監低首沉吟著。

「祂現在更已經死了哩！」

「啊——年輕人，我看未至於這麼嚴重！」校監仍是那麼和顏悅色，「上次佈道會，我們不是有七十多人決志信主嗎？這證明我們仍被主用，主應該還是與我們同在。」

「但流失的達百分之九十呀！」

「那是跟進栽培欠妥的問題，這方面要多多改善。」

「但我們辦學，難道只是為了傳福音嗎？你難道不發覺我們許多辦學方針，都與基督的教訓相違背嗎？」

「……」校監沉默良久。

「舉例來說，我們明知道母語授課最能令學生得益，但爲了提高收生質素，令學校盡早“升格”，我們卻勉強進行英語授課，其中有大半學生，上課時根本不知所云……」

「這個我明白，」校監不讓我說完就開口，卻仍是一貫的溫文爾雅，與世無爭，「但這世界和其上的事，都會過去，只有人的靈魂是永存的。年輕人，別的，都交給不信的人去管吧，我們只管去傳福音。」

我無言以對。

*

*

*

「哈哈！這個我很了解，」主任裂嘴而笑，「我年輕的時候，也有類似的困惑掙扎。」

「真的嗎？你怎麼解決呢？」我心底裡好像一下子露出曙光。

「誰都曉得，甚麼“五育並重”、“有教無類”，都只是一些味著良心說的鬼話。但老實說，我們也不是有意騙人的，因爲我們壓根兒就沒有想過要別人相信。大家都不過是在“做戲”……」

「對，“做戲”！」

「但是你不做戲，行嗎？」主任忽而又別有深意地嘆了口氣，「人家做戲做得起勁，你不湊趣跟大顆兒一起做，就只好“下台”去了。古語云“長袖善舞”，你不會做戲，就別奢望爬上高位了！」

「哪爲甚麼不乾脆明刀明槍，做個真小人呢？至少比這樣不死不活爽快得多！」我不忿地問。

「老弟，不要意氣用事！」主任輕輕一拍我的肩膀，「你世故未深，還不懂事。必要知道，這個世界的微妙處，就是既容不下聖人，也容不下大盜。試想想，被釘在十字架上的只會有兩種人，一是救主，一是強盜，別的庸衆，都儘可在十字架下逍遙法外！」

我似明非明地搖了搖頭。

「你還未明白嗎？舉例來說，我們學校爲提高收生質素，擠身名校之列，自必然要強

制維持英語授課，但這樣免不了會引來非議，而且，在信仰原則上也不易蒙混過去。像“維持英語授課是爲了辦成名校”，這樣的話是萬萬說不得出口的。——哪怎麼辦呢？」

「是的，怎麼辦呢？」

「簡單得很。你只消把責任一推：哎喲！社會重英輕中的風氣由來已久，我們總不能置學生的前途於不顧吧？你看，家長又是這樣的固執，你一轉用母語，收生質素下降事小，老師的工作量大增事大呀！而且，別的學校都只在觀望，未肯稍動，我們難道要做“先烈”麼？前人創業艱難，我們豈能讓它毀在我們的手裡呢？再說，這事關係整個教育制度和社會風氣，我們勢孤力薄，實在心有餘而力不足呀！……就是這樣，我們可以一面享受提高收生質素的好處，另一面又毋須蒙上罔顧學生利益，違背教育理想的污名！」

「聽君一席話，勝讀十年書！」我佩服得五體投地。

「哈哈！說一套，做一套，就是挺管用的處世方針。至於基督的死，我看……」

*

*

*

踏出主任室，我心情舒暢得多了，因爲基督的死因已經真相大白：元兇是祂自己，死因是祂太冥頑不靈，不能接受現實而嘔氣致死。

世局既已如此，怪只怪祂自己太吃不開。祂倘若識趣跟大顆兒一塊兒做戲，就不會無無謂地死在學校禮堂門外，不但阻塞通道，還累我白驚了一場。

所謂「戲子無義」，祂連這個道理也不明白，真是死了也活該。之不過，現在祂的「戲份」卻還未完，大家仍要打著祂的名字來號令天下，這個戲還是要做下去的。

「人」已經死了，名字卻還是天天掛在這麼多人的嘴邊，倒也算祂老人家造化，不枉做了一場上帝了。

< 完 >